

聊风俗

粮缸、粮髻与粮囤

□ 任重齐

20世纪90年代,临清市农民响应政府号召,调整种植结构,我的家乡——肖寨乡(今属金郝庄镇)由棉花主产区转向粮食作物种植基地。

1990年的夏天,小麦即将成熟。阵阵麦香扑鼻而来,乡亲们却犯起了愁:小麦大丰收,储存却成了问题。

那个时候,卖粮缸粮髻的站点很少。一天上午,父亲赶着牛车,拉着我早早赶到辛集村卖粮缸的一家商户。但是,我们还是去晚了,只买到两口粮缸。记得那时一口粮缸的价钱是33元钱。老板热情地给父亲介绍,说一口粮缸能装下380斤小麦。父亲发现一口粮缸底部有残,就面带笑容地与老板讨价还价起来。老板一听就拉长脸说,大叔您也别还价了,一分钱也不能便宜!你不要反正有人会买的。见老板不给便宜,父亲只好如数交钱离开。

回家后,父亲突发奇想。他与母亲商量,说今年小麦大丰收,咱家八亩地少说也得收五千斤小麦,要不咱抹十几口粮缸?母亲一听笑了,说人家那瓷缸是窑里烧制的。她从来没听说过有抹粮缸的。直到父亲说出用沙子水泥抹制,母亲才恍然大悟。母亲说,咱可以试试。

说干就干。父亲赶着牛车从渠边埂上拉来几车黏土。父亲说,沙土不好用,没黏性。母亲为父亲做帮手,将土用水泼湿,父亲抓一把,手一攥,土不再散开,就不让母亲加水了。这时,父亲用铁锹将土培成1.2米高的粮缸模型。每增高一层土(约10厘米左右),父亲就用一根石夯将土层夯实几遍。父亲说,用石夯夯实土层,是预防粮缸模型坍塌开裂。一个多小时的工夫,父亲就将一个粮缸模型培置完毕。父亲说,粮缸高度不能超过1.2米,缸口直径不能超过90厘米,不然,

挪动就不方便了。

父亲说,要等两个小时,待粮缸模型土质充分黏合后才能进行下一步。

吃过午饭,父亲开始用铁刀将粮缸模型削减成口朝下、底朝上的样子。整理好粮缸模型形状,父亲让母亲用脸盆端来半盆黏土,倒上水搅成糊状。接着,父亲开始修补模型,哪里有刀痕、沙眼就修补哪里,直到满意为止。

第二天一早,父亲赶着牛车拉来一千斤沙子、十几袋水泥。首先,父亲用铁筛子将沙子里的大颗粒筛拣出来,并将细沙里的泥土冲洗掉。父亲说,沙里有泥土,与水泥混合,会导致抹出的粮缸不坚固。父亲嘱咐母亲将水泥、沙子按1:2.5的比例调和好。父亲说,粮缸口部要抹厚实一些,抬架的时候不易毁坏;粮缸口部受力重,外沿也要适当加厚加宽。

父亲曾做过泥瓦匠。他左手拿着木质托板,右手拿着铁抹子,从粮缸模型下部缸的口部抹起。父亲说,缸体厚度以1.6厘米左右为佳,最厚不超过1.8厘米。父亲大约40分钟就抹好了一口粮缸。水泥凝固期为二十多个小时,当天和的沙子水泥必须用完,过夜就不能用了。

父亲抹好第一口粮缸后,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,又让母亲用草帘子和破布将粮缸模型遮盖严实,然后让母亲提一桶水,用瓢把水浇到粮缸缸体上。父亲嘱咐每三四个小时浇一次水,从粮缸上部浇到底部。必须持续浇水3到4天。缸体盖上草帘破布,一来防缸体曝晒,也预防浇水时冲刷缸体上的沙子水泥。

父亲用3天时间抹好了12口粮缸,又在三叔家院子里挖了12个直径95厘米深3厘米的圆形凹槽,用以抹制缸盖。父亲抹缸盖的时候,将塑料布铺在凹槽底部,说这样抹出来的缸盖周遭平滑,搬动时不会扎手。

过了7天,父亲告诉母亲该起缸了。父亲在一口缸边挖了一个洞,又在洞边掘了一个坑,还把坑里的土疏松了一遍。父亲让母亲抱一些柴草放进坑里。他两手支撑着缸体上部,让母亲继续挖出缸体下部的土。待缸体慢慢倾斜到坑里,缸口便露出大半。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,母亲便将缸里的土全部铲出。母亲帮父亲把缸抬上地面,父亲擦一把汗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父亲抹粮缸的消息不胫而走,引得村里的父老乡亲前来观看。一时间,村里家家户户抹起粮缸。谁家抹粮缸过程中遇到问题就来请教父亲,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如何解决。

村里的刘七叔,人老实,干活不利落,请父亲去他家抹粮缸,父亲爽快地答应了。

后来,父亲又与三叔做起抹粮髻的生意。父亲说,同等量的沙子水泥抹出来的粮髻比粮缸容量大,盛的粮食多。一来髻比缸看上去美观大方,二来口小肚子大便于粮食封闭保存。抹髻是个技术活,整理髻的模型时应尽量将髻体脖子部位拉长,以减少抹制时的难度。髻的体形比缸小,其厚度在1.4厘米左右。一时间父亲和三叔抹的粮髻很是畅销。几个月下来,我们两家分别盈利八百多元。

后来,集市上出现了铁皮粮囤,140元一口。铁皮粮囤直径1.2米,分上下两截,一截90厘米,能装下1800斤小麦。铁皮粮囤的优点是重量轻,拆卸方便,搬运灵活,不易损坏。

时代在发展,科技在不断进步。小麦连年大丰收,村里出现了收粮大户,村民李五还开了家馍馍房,农民再也不用为储存小麦发愁,更没有缺粮挨饿过饥荒年的担忧。曾经的粮缸、粮髻、粮囤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,被冷落在院子的一角。我们家幸存的三口

粮缸粮髻,也失落地待在院子的角落里已有数年。每当我看到它们,就会想起父亲与三叔抹髻的日子,心头涌起一股暖流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粮缸



粮髻

推磨记忆

□ 任洪军

我家住在茌平区博平镇任何村。从我记事起,家乡的老老少少就用石磨磨面,叫推磨。时至今日,还有很多人用电磨磨玉米面、小米面,在村里路遇熟人仍然会高兴地说“我推磨去”或者是“我磨棒子面去”。

20世纪60年代,我家东邻居有一盘石磨,我家磨面大多是用这盘石磨。石磨安置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土屋里,土屋的四周基础是由青砖砌成,青砖以上是用泥垛成的土坯墙,两扇老式木门只有门鼻儿没有锁,人们可以自由出入。为通风透光,邻居在靠胡同的土墙上挖了一个三角形的洞当窗子,内墙有一个老式木窗,乡亲在晚上推磨时就把棉油灯放在窗台上照明。

石磨由一个直径约1.3米的磨台

和两个直径约65厘米的短圆柱形石块构成,分为上转动盘和下转动盘。下转动盘固定在用枣木和槐木制成的磨台上,磨台厚约5厘米,木质坚硬,光滑干净。木磨台被固定在用青砖砌成的圆柱墩上。上转动盘对齐放在下转动盘的上边,并且有两个漏粮食的磨眼。上盘中心凿有一个凹陷的圆坑,下盘中心镶有一个凸圆形短铁轴,凹凸相合,称磨脐,作用是防止转动盘转动时从木磨台上脱落。上转动盘两侧有4个用来拴绳子的圆孔,供两人推磨时用。推磨时人们把木棍伸进绳套里,别在上转动盘上,上转动盘就跟着转动起来。

那时我们农村还没电磨,磨面全靠石磨加工,所以每隔几天就要推一次磨。爷爷和母亲为了不耽误生产队劳动,更不想耽误我读书,每次推磨大

多是在晚上。夏天趁天气凉快就早起推,母亲总是在凌晨三点左右就三番五次地催我起床,我有时起床后因得睁不开眼,就会东倒西歪地跟着母亲去磨坊。有时我推着推着又睡着了,一睡着不是掉磨棍就是往墙上撞,母亲见我贪睡的傻样,有时瞪我两眼,喊我两嗓子,气急了就拧我两下。推了两三个小时天才亮。每次推磨我都感觉头昏脑涨、腰酸腿疼。母亲心疼我,后来每次推磨都尽量安排在晚上和周末白天的时间。

虽然推磨是个累活儿,但是这样磨出的玉米面和小麦面粉,蒸出来的馒头和窝窝饼子,磨出的玉米面、小米面熬成的粥,老远就能闻到一股香味儿。

到了20世纪70年代,很多地方有了电磨。人们有的用自行车驮着粮

食,也有的用独轮车或地排车推着粮食到有电磨的地方去磨面。记得有一次我用自行车驮着小麦到茌平良种场去磨面,虽然去得早,但比我早到的还有五六个人,我就耐心排队等待。我刚磨完面粉,突然乌云密布、电闪雷鸣,大雨马上就要来临。我急忙找了个避雨的地方,刚把面粉放好,就下起了倾盆大雨,为了不淋湿面粉,我把褂子也脱下来盖在面袋上,自己被雨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。

如今,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,需要什么样的面粉,只要到超市一逛就什么都解决了。人们再也不用石磨磨面,磨盘和磨滚也被人们丢弃在庭院的角落里。然而,那些人力推磨的往事,还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,并唤起我内心浓郁的乡愁……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